書

尤菴集

卷

へ16
2410
20

門和
2410
60-20

尤菴先生文集卷五十

書

與閔大受 壬子正月

遠承台監問書此實新年第一喜事此病中恭治自劾之疏而復恐惹得何事朝刪暮改欲封還止再昨始呈縣道未知得免譴訶否抑或有加於前否只得拱手而俟其如何耳父前子名亦係議禮之端未知終無頰舌否年老氣衰事無不懼人無不畏回思壯年而時一自笑以爲壯年若能眞養得本來之氣則今當愈老而愈剛矣可知從前都是客氣浮念耳好笑好笑示諭請改 綸音者未知何句語也若涉賤

臣之事則益增惶恐○詩序舊說不可不並刊于集傳之首幸與洪佐郎議之如何此本在全州云矣

又壬子六月

前書方用感荷卽於公便復此荐承尤慰傾溯之心第有乞退之意旣播讒言於中外以逐賢輔而身又謝歸則中流之船誰任柂維耶極好笑此爲治賤疾於靜裏來此雞山深谷已將滿月矣不妨作斷橋和尚而才又妄發殊與佐烹者左矣其得失可知耳大抵著不欺暗翁而晦翁初心是欺人矣未知何處高人欵柂看耳早晩遂初則當向何山耶若是中原則一欲期會於洛陽山中也

又別紙壬子

紫雲表額及後記蒙謄示甚荷其額當先書先生次書夫人祔後乃是正例今乃先書夫人在後而以先生次於其下未知當時羣賢比肩而爲此一事何如是謬剌耶此不可不改正也幸以聲欵於今亂大哥及他可語者如何如何其陰記則恐不必改也

又壬子十月

正此歲寒瞻仰彌勤忽於去夜承拜前月十七日手字披慰之至不可勝說今日事只硬着眷梁以擔荷退步二字而已分義所在四字世人誤却多少人矣承辭章又上歎仰何極此方留新塢貴宗村舍日有

掃塵之役今念間當入山中耳

又 壬子十一月

雪後益無人聲忽逢院儒仍拜墜翰此何翅然之喜也第入此山裏要無一事而乃蒙此不堪之託信乎絶人逃世之難也只章甫之請不敢孤略染兩件紙以塞之只要作覆覩之用耳數日前自兵馬營傳到前日惠書即裁答以付其便矣尚未登徹耶曾受所示 先帝御筆嶺外有後生欲摸勒入梓即許之而不可無跋語故略綴數語矣旋思並此入梓而流傳不無過慮之端故不敢並寄而亦不敢有隱於執事故謹此録呈耳院額如欲不棄須令知字體儒生依朱子說修減如何○御筆切欲磨崖深刻於此山絶頂須得好官人然後可相語耳

又 壬子十一月

續拜手翰喜聞佳安孰謂十書不如一見乎況聞臘前見訪之諭竊不勝凝竚之心而又聞日與村秀尋行數墨昔伊川遷居龍門止四方來者曰不必及吾門也晦翁則曰某不曾上書自辨又不作詩謗訕只與朋友講古書說道理今孰事既不欲處人以伊川而又自學晦翁事豈慕其壁立萬仞耶可發一大笑也若其中有忘飢寒味道真者則尤可樂也

別紙

今日是陽復之辰遙望　宸極伏祝　聖上閉關潛
養以絶柔道之牽而因竊自愧自家無反善自新之
功則雖門內至親亦不可以是求之況於　君父之
尊乎是知格君心者要自有大人之德也孟子豈欺
我哉
鐵議曾略聞之矣比者公州章甫欲享先師於忠賢
祠而來問愚答以在我門生之道不敢勸沮於其間
云爾且念此事成之非難守之爲難若成之者既去
而繼之者未必其人則塵埃草萊不成貌樣矣如此
則其所以尊之者適所以累之也此所以不敢勸者
也若欲沮之則非惟力所不及聞者不知曲折而必
甚駭訝此所以不敢沮也於公尚且如此則況鐵之
僻鄉耶愚意如此未知如何栗谷先生碑草紅籤京
稟章甫謂是執事所議未知信否曾於籤下各以愚
意仰質耳

又壬子十二月

隆寒催臘伏惟靜履增勝同春竟不起疾此時長逝
在渠則得矣而追念平生心腸如割未死之前如何
堪忍只悲不幾時此一句稍自可解耳其襲衣將結
西門之訃忽至人家禍故有如是耶與其四炳環床
痛哭之後又聞李參判復於公館仁門運氣之舛亦
可驚愕此前月念後欲訣同春冒寒西去再昨始還

山居其間傷敗有不可言方此宛轉呻痛前頭事誠不可知也在懷時有人傳示盛疏草本語意誠好而從此閉關當益牢矣爲時深歎也

又別紙　壬子十二月

樂靜文字事故侵尋今始草呈必不能形容其十一惟執事細加刪定轉致其嗣亂如何刻樹之役浩大本家事力似不能辦此此實諸門生故舊之責也曰者徐吏歷傳下狀讀至季周包荒語不覺與孫兒發一大笑也疏中又申此語未知　聖主果以爲如何也聞其免出後欲歸其先廬白鵝谷若是則上流溪山不落莫矣去廿六戾止春堂猶能言而未能了矣

愚問若欲更有所言於　聖上耶答謂豈無此意而何敢何敢又謂吾亦有所未善者矣問未善者何事則曰金監司也仍不能畢其語則莫知其爲誰某也俄而遂舉元會姓名想庚戌年事耿結于中而自謂未善之意則有不可知者矣

又別紙　癸丑三月

先皇御筆非可以倉卒鐫刻蓋如欲磨崖則壁立者甚多而磨削之役甚不易如用其水磨者則亦頗有佳者而其運動之力亦甚難得大抵當用許多人夫故始欲奉稟而微通於本州矣今則農務方劇已無及矣然執事若臨則欲借聲光私得髣徒之力而執

事有蹤跡之嫌奈何極用撓心也此事必欲就深處者鄙祖母之考李正獻公潤慶墓在楊根其碑載討倭功壬辰倭奴來見而破碎之日後事變有不可知者又朝家若聞有此舉則必以爲禍胎故殊不欲有煩聽聞幸執事細思之凡有可刻處而亦有可任之人則不必拘於此中矣如使百世之後因此而知本朝不忘　先皇之意則誠非小事故極用耿耿而未易成可歎可歎

又癸丑四月

昨有合族薦先之事再昨西至懷鄉意外問札追到宿眷地累紙示諭無任感佩講學之不能自力老拙者益甚於前豈以執事精力而如是哉　穆陵曾在辛未年間術人謂有水患故　遷奉焉所諭改封云者或在其前耶今日臣子追盡其誠者惟在於此然外臣自與在朝者不同朱子山陵議狀亦以身在集議之列也執事如有所見則只因季台而致其誠而已若果有遷　陵之舉則雖如拙者之衰疾啓　陵之日何可不赴哭以洩窮天之慟耶鄙見如此如有特達明見幸復見教至望至望　先皇御筆之刻當俟今亂之來而議之耳聞宰處亦當以來意詔之矣○御筆摸本敬受之其一畫見脫者當更質以真本矣此間更無善摸者當用來示者入刻矣購刻先後

書本不是大段而況事之先後有不可易者耶姜表
依示只書鄉貫似雅然至於車運皆不出盛門其視
蘧伯玉恥獨爲君子之心何如哉好笑承欲來看刻
事豈勝企幸晦間此漢以忌故當往懷鄉若在其前
則尤幸而何可幾耶

又 癸丑七月

聞問久濶馳想日切卽拜遠書忻豁難容此月初出
洞哭家仲練事於報恩仍歸懷鄉行先祀前後誌石
之 命至於五六次不得已昨已撰進於禮官之行
臨寫日期時未的知然卽見右揆書則治石當畢於
念前云念間當有速之之擧當以召役徃役之義忍

死前進而取路則欲由黃驪奉審弘濟洞盖至京之
後復有如張疏者則恐當蒼黃遁還不得見 聖人
眞宅以爲終身之恨故也台監之義似亦不得堅臥
須如來示然後餘哀之自盡可不失幾會矣如或相
値於中路則誠是奇事而何可必也縱使幸成其無
煩於耳目者耶崖役愚在彼已始其工昨見孫兒書
已琢去其凹凸而沙石之非久當訖矣其刻役則當
在自西東還之後更稟而爲之矣南令果送石工耳

又 別紙 癸丑七月

昔林白湖惕遇一儒生於漢江同舟而濟適諸名士
大會於濟川亭白湖謂儒生曰彼中多有相識者願

共入見也既入無與寒暄者一座相與目笑白湖曰
諸公笑我乎因指儒生曰此公之可笑有甚於我其
儒生大怒拂衣而去諸公奇白湖之卓詭皆與之願
交今日此漢之可笑誠如彼時儒生而滿朝之願交
於執事將有甚於白湖者矣爲時甚喜此漢已上辭
疏待批於覺寺未幾將拂衣矣恐未得同席而南
北悵然無已謹此替候

又癸丑八月

來書忻荷寫役尚未祗承蓋誌文聖上更有商量
而賤臣堅執妄見不以時定故也初入卽蒙賜對
勘定山陵若干事其中服制已許如禮而尚無指
揮豈猶有所凝耶山中僧舍之示似便亦符從此峨
嵯山下路山人二字孰能爭之句矣敷奏云云此非
難事但此逢人輒說事係山陵外片辭欲靳今不
敢破戒矣餘章甫帖帖坐不能備悉

又甲寅三月

姜童帶書回謹審靜裏起居之安喜仰無已賤疾非
時月可已未知此不直一錢者何苦被閻羅老子與
李后平輩爭取耶可笑崖刻正欲速而此間無與計
謀者承一來之教雖甚欣企然豈是易事前月者已
是分外之幸也餘來指告忙不宣

御筆下書以陪臣姓名購

陪臣姓名刻

崇禎甲寅三月日

如此書之耶後便示教

又甲寅七月

烟霞之別倏忽兩月戀德之深曷維其已卽日秋氣乍生靜裏起居如何山家乏人姜童亦難孤行阻濶至此徒有喘歎而已此女息略有生意故月初還入山中山中絕無所聞此爲可樂矣自數日來嶺都之事漸聞令聞庭議之臣被責而去春禮官至於下吏賤臣惶恐如何可言義當陳疏自罪而前二疏尚未蒙 批則有所不敢詣 關泥首則非但筋力不逮怕作朴和叔方此徊徨幸乞商量指導如何如何謹借槐力仰溷矣都疏庭議俱不得見或自度支録上並提示如何○有一可笑事聊以布聞也聞慶宰之兄女入都姓人家都於前月以其諺書來傳書中有索遂以米斗副之都以此爲資而因作疏行曰聞慶以其門生而亦且資給渠行彼輩鬼蜮之狀每如此矣然聞慶遽作今日逢蒙世間事多如此可發一大笑也○丹陽公表記及姜表後識大好昔程夫子猶得涪州氣力得成易傳則此乃朱非廢處之效也文字外必並有所進者極用歆艷也姜表中誤字改寫以呈而其孫承碩亦令借來使往

謂蓋欲識路連續使喚耳公子疏本蒙示極幸

又 別紙 甲寅七月

聞圻伯六月狀啓以賤臣爲作路於忠州者蓋以聖上之怒未解於執事故欲 聖意以爲此漢又與某同舟下去如去年云爾其謀碎脣不足爲褒貞之厥卒而只可爲山海之竈婢云未知其果然否可供一笑矣昨午疾甚欲留於陰竹界矣問其宰而不敢焉蓋懲羹也事事可笑

又 甲寅九月

起處安否賤疾日臻靜俟而已姜表曾見訖功尚遠鄙意正欲速耳寫本或蒙下示耶槽令日者來說某台昔爲名臣今作名儒名儒事業將不止 原陵一事而已將何以塞望耶可發一笑也

又 甲寅九月

不勝瞻溯昨以一書入褫冀徹矣今玆手翰遽及於蒼黃奔迸之際慰寫之懷不容名喻此收集纂廳文書方欲泚筆而忽此過江轉向華陽澗菊溪楓尚可及見想爲呼邪間情境之所羨也疏本甚好何敢贊一辭奉玩數回謹以還納

又 甲寅十一月

寒甚起居如何瞻溯實非虛語也卽因大農見報知十四日以前事而以後則未聞未聞無妨而只 復

土之期漸迫其時行止言人人殊而識見迷塞幸乞
商教也金木之誅嶺海之竄斷置已久此則實非所
慮而所慮者在我之義或差故敢倩人以稟耳○從
姪基厚慟惜慟惜

別紙

慶衛時雖進赴不過如夏間弘濟事而已然大農及
和叔書則此亦似不敢者然○一種說以爲　先朝
無一言說及而猶且待　命於近圻則今日　聖教
如何而敢退在乎似當進詣而待罪不但近圻而已
也然必當於　慶衛時前上去若在　慶衛時則無特
來待　命之意云云○一種說以爲郭疏既以翱翔

近圻爲罪則不可冒進又不可在家只當於湖邑接
圻處待罪

右數說未知所擇而鄙意則最後者似宜未知如
何幸明教之

又甲寅十一月

來書讀來氣纚纚第惟以執事德位優入君俊之列
却讓於季方而僅參廢父之籍何歟此行遣時執御
已溎忠江則恐未荷淨安之臨送也

又乙卯二月

始聞竣事後仍留　舊寧陵下意此意有在也行過
廣楊之間亟問安否則執御已東矣惘然有失訖不

能自已茲伏蒙專指貽書存問死生披復以還極令
人欣慰也此罪大責薄息食尚存極知　聖恩之隆
厚兼且戴章甫挾詩書者迎勞於道路至有流淚滿
面者此實執事餘化也因以詢訪舊政則皆云使我
得免馬牛之襟裾者匪他也因有涕思者如此輩自
關以南相續來慰亦有京裏章甫不厭相從此足以
相與爲命矣雖非樂天知命者倘可以隨分支吾而
第聞西來一二音則綾州舊使君帶一洪姓人詣
關投疏論以極罪坡山數箇士人投簡疏厭詆訶極
其狠藉而蔽之以無父二字觀此頭勢此頭眞粘頸
上矣然斷置已久都付之一笑而已但無父之罪當

與執事和叔分之或可以紓殺否竊聞執事光膺
新命特長東銓時輩始詆執事以與我爲一矣今而
後庶幾免否昔柳公雲從龍以不嚴於聲妓被己卯地
譴責己卯敗後沈南輩引置清要柳公反爲己卯地
而旋斥今以執事之謹嚴至有季周名儒之稱而時
輩反以柳公見處亦可異而可笑也知寒泉下來同
被可想湛樂之甚也家弟一人越自事初知將有此
行而棄官同來日夜相守頡忘拘在嶺海間也又末
弟亦將投緩來會尤可以忘憂而只怕時人目之以
慫慂也兩家交象何其相符也狗洞狼狽至此吾儕
共執先病之咎而負荊於完南咸卿一正之墓前可

也好笑好笑盛貺珍謝最是三丈雪裏弟兄賓主共
傾來下滿眼頓覺春風習習生也此書亦乘醉揮染
語甚胡冗只祈神會

別紙

漸卦不欺之諭可見篤信周公之意也然此老既以
泰卦欺季周亦豈不可以漸卦欺我也極可捧腹○
西閩從弟有來相從者爲說一臺諫佐閫時有爲妻
逐母之行而季周以去就逼清竟致今日之禍泰卦
之害至此哉周公眞欺人矣○崔君以無馬不得從
行早晚當追來矣此君嘗以書攻季周季周容而受
之過有謝語可謂善人君子矣

前覆登徹否春序已暮伏惟日有靜趣否若復悠悠
以度時日則恐非天假閑暇以增益之之意也慕用
深至不覺斯言之發出極用皇悚蹙蹜也纍前日遣
書後所患頓進幾死者蓋二次幸而少延亦未知何
以得此也時論漸見光鮮夫質清介而志高遠愚何
望荊公之脚板然叨得兩執事以爲護法善神則視
荊公顧不多耶晦翁所謂暮年光華者何如是甚盛
耶好笑嘉興後書因崔生承拜無緣修敬今逢北儒
進謁者謹此略申

又 乙卯二月

久不聞問積有馳情季氏耑伻並賜崇翰對山諷玩不翅羾寒門也纍所患有時略歇旋復危苦似是鬼神與時賢相爲謀也每聞有栫棘之論欲習幽囚之苦圍以笆子深坐一室咸興章甫借送執事所置朱子大全季周亦送語類時時讀下不無犂然會心處雖欲作青苗亂天下不可得也來人非成立而朱子戒以遠書難多談故只此

別紙

鑴疏以愚當初所引時王之制爲犯罪人親屬云云此言未知然否愚則以家無此書之故未得考其本語而只憑喪禮備要所載矣今其言如此可恠可恠然竊念先師平生看文字極其精詳必不以犯罪人事載之於備要豈鑴之此言亦嗣基疏之餘矩耶盖嗣基曾以疏備陳愚言而其述愚之所引今制則不爲直指其本段乃誣引不干處敢欺　聖聰以爲攻人之資而無人破其肝肺者豈不痛哉大抵此輩事事類如此其情可惡而亦可哀也執事如有大明律幸考出本文示破如何

喪禮備要不杖朞條今制己父爲嫡子當爲後者母及繼母慈母同國制同此即愚所引者其上爲衆子母同此即趙疏所引

又乙卯五月

音耗久截勢則然矣而瞻慕之深實非虛語也即日

炎熱起居如何此泄瘥尚未已元氣日消昨者又聞
尹甥搏凶訃慟傷之切非關舅甥之義其至性醇行
今古罕倫實作家中橘師只緣賤命奇釁遽爾先我
雖欲寬譬而不可得耳竊聞嘉興蒙被　別諭去就
何居極用相念渠輩姦狀百出令人却步而又加以
汚穢朝廷之目今日事可謂難矣而仍見其一端不
浪故猶有自省之實也餘祝加重以慰士林之望

別紙

執事早晚行遣若是相邇處則何幸而時輩必不欲
餉以好事矣鄰近一文宰是醉鄉人都置世事於度
外矣昨者手執貴人劉子痛泣而言曰吾是世祿之
臣豈意今見此事耶蓋指三遷一句而云矣貴人慮
短容易筆之於書奈何今日事同春爲第一其次不
如速死也

又乙卯六月

此行左臨滄溟右領楓嶽山如鄒聖海若晦翁八百
里間甚快心目彼所以餉我者甚厚而顧彼之自餉
者不甚嘉美吾儕不成人之美者甚矣宜遭門黜榜
圍之禍也最大可笑者一生極力於泰卦工夫者亦
與執事並案昔楊子直勸晦翁爲避禍計而子直亦
被黨禍晦翁戲之曰子直以微服過宋事見教而渠
乃懸鶉百結而不得免可發一大笑也今以此啁泰

卦公可爲絶倒而無緣相見此可恨也今到江陵安
仁馹府中章甫皆來見見謂將欲仟候故略付此耳

又乙卯七月

晦菴夫子言澹菴在海上日與知舊酬唱往來無所
不至秦檜亦不能盡捕而殺之蓋自有天也今何獨
不然且夫子於黨禍時言不及侂胄而所歎者只朋
友之蒼黃嘗託一朋友開諭一箇人曰救得此人不
是小事今日沙斤流聞不佳救得之責恐不在他人
也如何如何春兄之目必不瞑於九原也第未知不
虛否○夫子嘗曰子房常在荆棘裏所以高祖不能
殺今之荆棘非不深密而時宰必欲殺之故願爲赤

松子極好笑

又乙卯七月

近日蟬聲甚清益令人懷想高風此朱先生語也昨
者適與意會手裁一書於綠陰裏入於歸褫矣忽於
伯丈僮指承拜前月廿五日惠書如奉千里顔面喜
豁何可量也此無論目前如何絶島之論終不但已
則不知將向何處也若於海中逢着張使者共乘星
槎得遊天外則實平生快事而只恐其人又論以亡
命之罪而毒遍知舊也言至於此不覺捧腹也承讀
朱書兼看書傳不勝神往也此亦欲以病間時披閲
而書册無從可得已懇於嶺外數三家而致之未易

光陰荏苒秋序警立只自回顧咄嗟而已所欲言者何能百一總希神會○書傳舜典篇題愼徽五典以上之上字愚意恐是下字之誤曾與洪佐郎靚氏相與徃復未及歸一而洪遽不淑極歎幸以高見訂示如何

又乙卯八月

秋陰不開起居如何仄聞稍移堤峽是恨山不深耶此尚此仍昔是將活我耶抑將反遝而禍益大耶自聞　慈教以後益知生無樂而死還榮矣久相曾諭以莊嚴可尚今果驗矣適因海西生略候

又別紙　乙卯十月

紫雲大碑將作一簣之虧可勝惜哉竊念此事不關於禍福之機只令前日任事者刻以藏之或船載致之於紫雲皆便矣嘗以此語于京裏少輩之來見者則以不得執事筆爲解可能疾速見副否記昔瞻弘方橫時一番士流成就牛溪書院其刊文集則在辛酉年間矣其通諭士林之文曰右文爲衷聚財力刊布牛溪成先生文集以扶吾道之一脉者此其頭辭而其文乃谿谷筆也其時湖西有司則只愼獨齋洎余先親及從兄太僕公(江都死節人)也當時創殘之餘士類之零星如此而猶集此大役在人而已豈必多乎幸與可與語者商量而處之如何

又乙卯十月

秋氣乍凉伏惟靜履增勝竊聞比來因久之事機飜上如我死而已更無餘地未知諸執事將至幾層而止也有人誦文山風簷展書讀古道接顏色之句以爲拙看正當此詩是不知此中事也雖高三丈其厚四重風雖欲入簷何可得也是知狗洞輩有甚於帖睦不花等矣逖聞嘉興執御曾到燕山宿草寒烟想倍悲愴有不可作之歎矣然此時亦不須喚起也想帶地眼而行所言如何本家定計亦如何願聞而不可得耳

又別紙　乙卯十一月

久相不墜家風此非但士流之光耀使渠輩不得肆其凶謀得免於訹造之誅則其有德於渠輩也亦大矣何故齮齕齦反如此耶鄉人侵陵執事亦不得免耶或謂存於一人者甚微而榮辱著於四方者甚大況在今日理勢則然矣可歎可歎沙事有言其與狗洞結親又令其一弟與三達爭席於朝夕心竊訝焉以爲春兄之　恩禮不終實起於救渠士流之危機交急亦因於春兄之見敗則爲渠之道何忍見利而忘義哉春兄有知則想復視而不瞑矣今承來諭則舊疑頓釋雖復謗議盈車不復掛諸耳邊矣疏本讀之灑然其不得上徹　聰明以幸感悟者亦天也第上

一截所引希文事令人皇恐直欲循墻而走耳○其人悖理無忌固已知之宿矣只其姦囘貪黷則雖以執事之高明亦不應料其如此也知人之難不亦信乎

又別紙　乙卯十一月

坼便承讀尚書仍獻傳文疑義矣茲奉朱書之諭鄙意略有所獻也在昔　仁廟甲子朴公知誠請於　經筵講朱書先師文元公以爲　聖學若於經書猶有所未及者則朱子書難可躐等云則　仁廟竟從先師之說當時　聖學之所從違似不偶然故漫以上瀆耳○今日急務自進吾學爲第一其餘則收拾後

生俾知趨向不爲異端之所攪取此又一事也茲承有立志益堅者又不無新來者豈天誘其衷俾扶斯文一脉耶惟在執事之善諭教而已○文谷比得書處之甚安可喜其有定力也近有一奇事珍山有趙鏞者重峰先生庶孽之婢子也粗識文字聞文谷之竄徙步投謁文谷亟稱其有先法使令低徊觀望者聞之亦可以少愧矣○其人之事漸不忍汚口以前則尚冀其萬一可救故對人輒有譏諷語矣今則自笑其愚而亦悼其尚不懲前也最是受鄭金犯　君命而圖活之是則卓操之餘套也孰不可忍也既欲擅活人則其擅殺人也何難也梅州運判頃刻不死

則元城殺死於其日矣故愚戲謂兒輩曰老峰所寄雖自三神山來奈狗洞運判何執事聞之當發一大笑也○桑村所不知之人其立脚甚可敬欲次其詩而素無酒養之功故發言必觸忌諱以是不敢也彼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是何許氣象也

又 丙辰正月

歲已改矣伏惟茂膺洪休賤疾一向彌留目今咳唾極苦死可忍而此不可忍也昨得雲舉書則以爲近事不可不詳録以貽後昆此說誠有理然如我則眞是聾瞽緣何而録取且雖有可據而妄有泚筆者誰肯信之竊念此事非執事莫有任之者幸望早爲之

如何千萬千萬前書秀才墓文追添又字其入商量耶所欲稟者甚多而忙甚不果摠惟默會

別紙

貞黷之諭謹悉昔周顚與王導等詣紀瞻瞻有愛妾能爲新聲顚欲於衆中通之露其醜穢此乃晉俗輕薄周孔專尚風流之致雖以周顚之賢而尚不得免焉此人有盛名時蹴倒朱程則其馴致於不恥帷薄無怪也朱夫子每以毫釐之差千里之謬爲至戒況其所差不止毫釐耶尹吉甫以道義相處之時嘗言某有不檢束之病矣嘗解帶而對客吾責其無禮云此亦涓涓之滴終至稽天之漸也然吉甫之言終失

輕重之倫故當時愚笑謂公不以渠非斥朱子爲可罪而獨非其解帶是所謂獲殺越人之盜而議其竊鉤者也以此言之則其爲黠也不在於今日也此大易所以以辨之不早爲戒而君子必謹於履霜也盛疏若徹則似有開悟　聖聰之望而竟不得果則亦豈非時運所關也渠於格外還入已却之疏以成柳崔之獄蓋其初心欲使柳崔誣引此漢而甘心故酷加柳崔刑訊而竟不如其意則反於臺論略爲降等之說以掩其迹然十手所指肝肺可遮哉觀渠自處則已不顧名節而不知人間有羞恥事甚可哀也渠與光城同入　筵中時敢言朱子註不必讀此是渠平日本色意思其禍甚於洪水矣渠又言書不必多讀夜亦勿看書適光城同入故出而傳說如此矣其餘時悖理之言何量而其徒相與掩諱外人何由得聞耶朱子嘗歎曰不知祖宗之靈何負於此輩今日痛歎之心先生實先獲也

郭宰云云極可恠渠於前冬再次來見力斥許穆引經之誣又言此漢攻穆亦不得其要因說出一般說話其言甚新且曰吾頭可斫而此說不可易矣愚笑謂君之自信至此他人何可屈而使同也然大意自好姑各守己見以俟他日可也豈或渠陳說其時酬酢於權而致權誤聞耶未可知也

又別紙　丙辰六月

去年略聞狗洞門客倡言漢光武宋仁宗不非之說（謂廢后事）極以爲寒心矣今又聞廢朝不非之說又發於清州院會（左揆之從大夏稱名者主是論云）云令人渾身皆青矣記昔弘瞻之時則猶有諸名公扶持正論使一世不至全爲墊溺矣今日則誰能任此責者以此望執事於千里之外者不翅若飢渴也清院事略聞而未得其詳蓋因羅紹羅萬紀事而發云須令趙生裕慶得其實而見示如何此處則人事隔絶無由詰其虛實矣

其人貨色彰敗之後則執事與拙者益無顏面於完南沂川之子孫矣不料人之狼狽至此之極也如對周卿則欲一笑語曰汝之其今如何云而恐無其日也

又　丙辰八月

前月十四日書昨者褫自懷鄉來到承拜雖遲其爲慰浣不可名言此亦以前月拜一書仍有所懇想蒙關聽矣松楸聯棣可想羨衾之樂此則時有而不能常命也奈何伯丈情事每思之哽塞其劒症後不復作耶聞此丈在丘營時上下以土祟結核者多奴僕因而頗死云未知信否賤身之核日覺漸多未知其時所用何藥願聞之耳閏月何讀常疑其讀者不得

作者之意今承來諭始知明儒已有先獲者矣幸甚
幸甚暨小人作鄙見不悖於高明亦知盲門之有時
而直厥居之義終賜牖迷則何感如之曾令諸炳有
所稟知矣不見其所回示甚用閟蔚所與季周書切
中學者之病而於季周尤是頂門上一鍼蓋忘與助
俱是大病而助之害尤甚故孟子至舉揠苗事以明
之其意可見矣然朱夫子嘗言痛理會一番如血戰
相似又每言悠悠不濟事所謂忘者亦豈小病哉雲
峯所云亦不是小事幸乞毋忽目睫之歎深切捧腹
其人之爲惡益甚而吾輩之此歎愈深然其簞簋惟
薄蕩然狼藉則雖如離婁之明者亦難預見惟帝其
難之訓益驗於今矣第聞　聖眷稍異於前此則
聖上之明有過於堯者贊賀贊賀二殤之表終未免
有疊語之嫌如未入刻幸以其草本還擲則竊欲改
作矣黃狀已令孫兒入山取其文字以來來則即當
如教矣所諭季周之仁未知果如聖門所謂者而其
誠孝懇懇則可謂大過而仍知澤老之爲人矣觀季
周之意必欲躋之於大賢以上然後已夫爲父而悅
服於子弟之心如此者能有幾人也如此漢者持身
發言每有愧於諸兒之眼目矣只季周心病頻復不
已甚可念也文谷蒙其矜念深切書問甚數仍見其
甚進蓋其論學甚符於程朱之說豈以其資質潔淨

故不甚銷鑠於奔忙之日而一入靜便之地獨觀昭曠之源者如此可敬可敬前書所懇日俟矜許之報耳○又竊有所懇也朱先生與勉齋書曰任尉甚不易得然不欲與之交恐復累渠入僞黨也季通家爲鄉人陵擾百端季通謫後幾不可存立因書囑其陰護之爲佳今沃川儒生爲程子爲沙溪老先生爲同春爲執事守正不撓竟被竄謫者六人雖不度時勢與人爭質爲可恨而若其志尚則可嘉矣彼陷之者鄭壻李碩馨也鄭以續男妹子自幼極峻於廢母之論而又於完南按道時歐打妻母而受刑李則其母死於染癘終不奔入使其母尸爲犬豕所食者二人皆爲人所棄故曰者上疏時皆不敢與焉及得批辭後便揚揚肆氣指教威明擇其所甚惡者六人而使之啓聞可勝痛哉此事源委欲言則長且醜故同春於榻前只曰其說醜穢不敢陳於法筵上者指全彭齡而言也至於郭詩則著論敢斥程子故老先生與排節義之鄭个清同斥其罪而請去享事今威明乃目以先賢而請罪沃儒其無狀乃至此矣其六人皆有老親之人而至於朴守欽則其父命在頃刻者其爲矜愍豈有比哉伏望執事特加哀憐於其竄配處有相知守令特因任尉例別行陰護之請如何如何若執事各賜以數字以獎之則渠輩便忘流徙之

苦而榮於華衮矣千萬千萬

又 丙辰九月

七月所下書訖未承拜盖緣姪輩以喪葬無暇於傳來也即茲陽剥起處增適瞻溯區區此尚此無死每以爲將有甚事有京裏一後生挾近思録居然而入門計其所歷則不翅羊腸灩澦此實無限奇特事也聞其將與門墻相遍故略此憑候冬序警立伏惟杜門佔畢有日新之功矣欣慶欣慶

別紙

正義明理扶樹世道之書莫大於春秋綱目而春秋則朱夫子既以不可知爲斷案惟綱目不可不使士子知之第其中極有商量處如張東之等復中宗處便以胡氏當誅武氏之論爲案然以夫子答南軒書觀之則胡氏說反爲不是而南軒之論則又與朱夫子及胡說不同綱目中如此者甚多矣近欲表出此等大議論別爲一册子以與諸友商量未知執事入此是非叢中耶此書唐本訛錯甚多鄉本則尤甚殆不可見曾聞美台先尚書所儲唐本手自點校者在清州後潤亭使其主者年年曝曬云若因玉郎暫借移其點校者於他本俾得刊正則有補於後學者不細執事幸賜周旋如何人家先蹟所留之物不敢久留矣且才借彝仲朱子大全方爲掃塵而彝仲請用

猩血此物此中極難幸望覓惠如何第此等往復動費時月可歎美台先尚書校正愚伏甚稱云云此語曾聞於同春矣

又 丙辰十月

八月初七日下復書今初一日始得傳到盖緣三山諸家迫於喪葬而然也去晦朴仲久之胤來訪而去謂將密邇門墻略付一書早晚當徹矣程叔子乞寫伯子誌於孫侍郎而曰思得大賢之筆共久其傳門下名足以取重將來道足以流光後世致誠待物與人有終知其生必念其死愛其人必成其名願求真蹟以賁窀穸夫誌者埋之地中人所不見而程叔子尚如是勤懇況此碣石所以昭示今後者則其事體自與誌不同且明道道德之光宜無待於筆家之助而叔子尚如是之勤懇況如衆人者耶此前日之書所以冒昧陳請以祈矜念也玆蒙俯諾曾無靳厭之意渾家感德何可言既謹以紙地界道呈納伏乞以是寫染以終大惠不勝幸甚沃謫並許留念尤所喜祝渠輩雖云可少而事之本源則程夫子發明性命之論也亦關斯文之一端也門墻之下有可望者否近與金生昌協往復知有進益之端甚不易得其言有云自有士禍以來一番人家子弟飲酒蒲博抛棄身世反不如從事科場之猶有用心也仲久之子亦以爲言此誠可寒心今日振策之責不在他人故敢

以所聞爲獻如長哥資質甚好愚意不須使從末技須令從事於小學家禮等書使之內重外輕如何僭易及此皇悚皇悚病苦倩草震灼無已

又 別紙 丙辰十月

李之淮册子略閱還納矣其父殉節凜然可敬獨恨不得其名耳愚意欲以一障簇寫此一通爲數件分諸同志之家則亦足以少補名教而某也力綿不能執事其或圖之否乎○某父之惡是中表之親故自少稔聞尚不如此録之詳也苧洞故相自少聰敏而勤大小薰蕕網羅無遺愚嘗謂金鑒之明醜婦之慾也○李承旨文字其部居轉換真作者規模今日所望願執事終副季周稱號謂名儒二字今乃欲作文章家計耶好笑小小商量處猥加籤標幸賜取舍如何略聞今日如李奉事說者漸多云彼人將不勝其汰去矣如何如何○朴正郎汝龍曾見其所傳語録在李先生門最爲親密而亦不草草人未知其後承有無嘗欲問之而未暇也執事或有聞知略示如何

又 丙辰十一月

纔因外臺便拜書並呈黃贊成狀文矣即者安國人來傳前月十八日惠書其所示諭甚令人慰豁也此中事只一死字日來入耳此外苦無他爾洪叔平九原難作奈何乎今日也有答伯涵書見此則可知鄙

意之所存而亦有以財處也季周可念其病之難醫也始欲享其歸樂之樂故略示其記文矣不料因此而生病眞庸醫之殺人而金屑之眯眼爲善喻也○賤孫過蒙寵許不但在渠榮甚而乃祖之喜有不可言第此兒性急嘗以妄議鐵甕而得罪甚深此則不教之罪也甕事前書承示而煩不敢一二然嘆嗟之心則至矣乙卯秋間錦山少輩自作元隻提舉此漢呈狀官門而此孫終無一言此則可見其遷吹之實矣若然則庶幾不負寵奬矣默祝默祝

又丙辰十二月

逖聞臨到興龍新壙舊恨新悲想益難堪第視乘夜出城之時則不翅有間足爲斯文之光彩矣未審稅後益增享泰否前日所稟尚書疑義如入思商量幸望批示也其中相協厥居蔡傳及附註皆不說及故雖或硬說得通而只如隔靴爬癢矣近見朱先生論周禮處以爲民無住處無物喫如何教得所以辨五方之宜以定民居使之各得其所而後教可行也以此義解說居字然後下文彝倫攸叙似有下落矣鄙見如此未知然否又孟子宋小國章有攸不爲臣及泰誓曰兩節似互而前後無有及此者豈愚見妄耶亦望訂教今日此等事實屬自己分上此外紛紛何足置在心胸耶曾因懷鄉少輩録問妄以鄙見批還

矣未知不大悖否而亦無室礙難行處否

又 丙辰十二月

觀禮于懷川者次第來說德儀茲於闇裡來承拜至月初六書極令人慰寫其在懷川詣其柩前得問何處殺越人于貨得大慤之名也乎一笑之餘還增痛恨告 廟之議此亦聞之而門墻文若主之云班馬文章程朱學問何其轉頭之頃遽變作此局敖之姦凶耶死者雖問不可答矣生者必有所說矣可發一大笑也承有 恩叙深爲世道賀也偶誦朱夫子詩猿啼鶴怨渾漫事只恐先生袖手歸未知前頭冷暖如何也歲行將新惟冀加護以慰士流之望

別紙

大夏院會之說趙君尚未録示然本根之地已有照管之說貳過之說牝雞之說壽慶任詡之疏本以致慈聖不得已而有不忍聞之教是大夏不過承望風旨以賭大利而已此何足恠哉

李公事蹟如示極好今日公私物力盡輸於花使不爲 國家經費如尚牧能刊可刊册子則有益於士子矣如涑水文集見者絕無此書卷數不多執事或以此勉之如何

鄉少荷能識得善惡則不可謂全不用力於此事矣且程夫子嘗有言東漢之名節一變可以至道此後

成就之責恐不在他人也

鑴疏既曰祗告頒示以重其禮及　聖批不許則又於書啓曰抑臣之愚意非在於今日告　廟之事也頃刻之間變幻如此而　聖上莫悟夫所謂祗告者將欲告於何處耶此正朱先生所謂閃姦打訛者可勝痛哉此等肝肺孰能覷破耶且庚子年所抵伯興諸君書直曰善道之凶悖（今其書在宋奎昌處矣）今乃自爲善道之所不爲其反覆無狀何乃至此也執事終若開口則可得見緒論耶抑恐門下諸賢筮得天山也好笑好笑

又丁巳正月

養懷二便各有答書早晚當蒙徹聽矣第以正遠之故每不能傾稟所懷惟自耿耿矣今茲迎日村人褫到初十日惠書一月三書雖在莽蒼猶不易事不佞何故伏此三危而乃能獲此於執事耶感幸之至還增悚懼仍審春寒一向亨泰又甚贊賀季台之行豈不好好第庚南樓之子婦寡而適他南樓語其婦父曰賢女尚少固其宜也感念亡兒若在初沒泉下意思雖與此有間而大槩則不異矣爲之愴然也且溫良之祝在執事固然而愚之所祝願其醜甚於孔明之婦也可一笑此病狀如昨不足更煩筆端也

別紙

示諭知之不眞以致行之不力者眞是切至之言當
書座右終身佩服耳○鐵仝事深不欲形諸言說故
只默默如瘖聾矣昨得渠書忽有慚悔之語極用驚
喜矣今承示諭始知出於執事斡旋之力仁人之功
其入人也深矣仍竊笑以爲以此力量不能化狗洞
眞屈子所謂寸有所長尺有所短者也好笑好笑○
所諭諸炳事愚見正亦如此然每只戒以勿言彼事
而已其進於此者則不敢言蓋言之無益故也且以
自己無狀不能諭於其孫故亦不欲捨己田而耘人
之田矣今承示諭其以盡善盡美望於人者謁然於
言意之表不勝敬服也第承屢言之而渠不以爲然
如我者眞是以一髮引千鈞也○狗洞不忍更汚齒
牙之諭誠然誠然不料其狼狽之至此也○所諭淸
院凶言者是大臣從弟故人以爲實有所受果爾則
其與任詡壽慶可並案也○所諭李姓人近見一友
人書以爲其在草土渠以先告　廟之論爲大利所在
而恐爲人先發故姑爲緩論則吾儕之不知者以爲
善而與之矣及其造朝肝肺盡露云此誠得其情狀
矣門墻之人首以新論爲己任使舉世風靡觀其氣
焰天下莫能當矣而乃爲幺麽一鄉生所挫沮可見
壯老繫於曲直而不繫於强弱矣屈子有廋世之願
而朱先生以爲是欲見時人出塲之如何吾儕則見

時人出場固不敢望而只見此一奇事亦是久生之效也真可發一大笑矣○姜表其子孱弊恐難濟事李惟一亦是奇事鄭吉甫能無頹厚耶○季台新閣果符鄙祝則朋友之幸也況其柔嘉之德爲執事所賞則尤爲陳瑞奴甚喜也（瑞奴了翁前室子也了翁好善之家而朱先生亟稱之矣）○狗洞輩謂一番人愁時謂瑞爲災云故口不言一旱字書札中亦絶不書之矣今則不可諱矣公私勢棘至於如此執事仲季則可無顯蹙之憂否此間則誠難矣然老者則生已久矣無復所惜而可憐者少輩矣第此則猶是小矣若衮也因此終以驅人於赤眉綠林之徒則雖欲顯蹙而不可得

矣奈何奈何

又別紙　丁巳八月

來書坐無便信訖稽修謝慙恨無已亡妻葬事始令載以牛車葬于水原矣俄聞京裏諸議皆以不敢近京爲言兒子以此稟議之際忽聞告　廟之議闖發倉皇渴葬于新塢兄墓之東數里許地古以死者得埋爲歌今則埋亦不易生者可知奈何奈何此中得聞京報極難未知目今如何設秀實謂郭晞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時輩殺一書生十六年經營三四年磨礪以成其功可謂勞於郭甲矣好笑今日世道人物之責不在他人伏乞益加窮格存養

之功道率後生以爲　國家元氣以對揚我　孝廟
明天理正人心之大經大法也吾儕報恩之路此外
無他矣未知如何
崔君此亦聞其不起矣俄知其虛報而笑語於心以
爲此君自比於高允而人亦以高允稱之所得已多
而今又得東坡之好題目當爲今日第一人耶此可
發一笑也
韓杜好文章今孫輩已得依樣製作而吟詠自遣耶
今日得免梅新餓鬼已多矣何不以此語寬譬耶

又丁巳九月

曾自諸炳及孫兒褫到兩度下狀即修復帖以付歸
人茲者李鄭二君聯袂見訪復拜墜翰並受別幅之
教欣慰不可言大抵此來知舊之書不至頓斷獨於
執事手滋輒爲之眼豁神醒蓋如李工事使人不期
然而然矣此不獨渠之可敬執事爲世道小善必録
此實陽復之漸心切慶賀也李工實元祐之常安民
尤不可使泯沒也此中事何必每煩筆端惟朝夕有
俟受　君命而死偶同於己卯則光華極矣願執事
之勿爲深悲且使鄭君輩毋以爲戒則尤善矣

書

與閔大受 戊午二月

臘月初七日惠書數日前始得披拜所以然者殊有曲折而不落於他人之眼則審矣即茲春霖靜中起居珍衛否區區瞻仰實非虛語也此中事但少一死四字甚着題矣年當戊午而史禍已萌於邯鄲疏中雖因樹爲屋似無得脫之理矣奈何奈何所諭疏事鄙意不欲以身當鋒以副得輿之衆望矣竊聞士論則甚遲之云矣然斟酌前却只在範圍中外人那得知焉鄙意惟斂迹看書修身俟死是吾人究竟法然

只得悠泛以負光陰則亦有愧於嶺海之族魂此豈
非惕勉處乎此漢無所爲而空作嶺海魂又愧於崔
君輩深矣屯村良構已了得入清凉境界耶

別紙

黑氣刺日者考其平生初以講學爲名而見絶附西
而見棄附南而見擯今又投入於小北終始以公子
爲託身之窟此後又未知幾許變幻耶可謂千百億
化身人也嘗見其書詳記其父之事曰初附奇自獻
柳永慶永慶敗又附柳希奮發大獄以中廢主意朴
承宗以國婚再起則又以舊交締結又見李爾瞻勢
盛遂傾身附之癸丑以後乃貳於柳朴力主廢論與
鄭造尹訒無異後又內懼稍忤爾瞻意爾瞻斥之出
補慶州府尹以死云其父子反覆之態如出一套而
惟其父則殺王子以利身子則結王孫以發身此一
事稍相反而其心則未嘗不同亦其時勢使之然也
即今經營再入之計無所不至其終不可限量人之
無狀乃至於此耶

又戊午九月

時烈白積惡所致長女子奄忽喪亡將以六七日後
葬埋悲念酸苦不自堪忍屹村李君遠來相訪雖未
承下書盖聞起居之安區區慰幸盖難盡說曾因懷
德便略拜一書未知獲蒙關聽否世俗啾喧古今一

轍此不足少措意間而惟尚屬己事者只有講學克
己收拾後生能使聖賢垂訓不墜於地而在人則皇
天付畀之重庶不至全失如愚者內枯外食無有全
理惟以此期望於高明者不翅如渴而已疾病甚苦
倩草不勝皇恐

又 戊午十月

曾於李君粲之行付納一書仍道哭女哀苦之懷即
者趙君遠來袖致九月廿七日所遣書並別紙所示
欣荷之私不可名言且喜昔疾永除日有新功真足
爲世道深賀也此中事不敢每煩筆端而常恐嘗聞權
相以爲告　廟不遂則必令渡海令者嶺議又洶期
得前請必是權指然矣雖欲渡海而不可得也別紙
誠是斯文之幸記昔弘瞻肆毒之日牛栗兩先生文
集次第開刊坡州書院亦建於其時今日則爲士子
者顧乃坯戶縮頭不敢爲其所當爲者豈世道漸下
而然也碑石所建不記文谷之言如何鄙意則以爲
老先生一生所尊慕只在朱夫子而塘石墓前無神
道顯刻只於祠廟有之當時會葬者二千而其門人
如黃蔡李諸賢豈計不及此而鹵莽如此耶謂於今
日遵用當日例只建於院廟之前而一種議論必欲
立於墓下然後斥去白沙所撰前碑夫白沙狀德設
或有不滿人意者然既是前輩儒先之所爲則今日

後生何敢任意引倒也且念明道先生誌文實韓持國所撰而顧於明道道德則不可謂六七分肖似矣然而伊川及其門人無有斥去之議此豈非今日之所可據者耶伏望執事昆仲以書議於文谷而歸一其處所如何如何曾以此議相持不決而又以屬筆之議多岐之故遷就至今矣今聞士論歸重於執事甚善甚善伏望勿爲撝謙亟副諸議以卒其事幸甚幸甚原草不在此中謹當指揮在家兒孫採取於山中修潤以納也第以路遠地左未易入手爲念耳自餘只祝倍加保重以慰遠誠伏枕倩草悚仄悚仄

又 戊午十一月

歲律崢嶸一陽將復此時起居將息並膺休祥時烈寒疾久未瘳可凜然自危耳紫雲碑議時無凹凸否尹君以健兄弟遭喪云此時失此等人殊可歎也又聞其一二事雖其誠孝可尚而使人不忍言也適逢歸便略此附申

又別紙 己未正月

紫雲碑當初迫於章甫之懇黽勉冒昧而已不自勝其愧仄矣昨得趙復亨書則一種論議以爲背師蓋以前碑是先師所主張故也不料心昏理塞妄犯大罪而不自覺知也進越皇縮不知所措之地幸而有趙友之忠告也不然則終迷不悟而無以自解於今

與後也伏望執事亟與諸賢議罷前圖俾此待刑之
身得免添一重究千萬至懇微執事忠信視人猶己
則亦何敢以此進也○又念此事仍致紛紜有不可
知伏望優游範圍密勿斡轉俾無痕迹至望至望

又 別紙 己未三月

竊伏惟今日事學子輩爭相誦說如川方至豈不盛
哉第竊嘗見朱先生於鄭自明進言後所望於自明
者惟篤志講學而又恐其講學不精不見聖門廣大
規模又於王梅溪雖服其剛健中正篤實輝光而猶
必以尊德性道問學期望吾儕今日無狀之所誦於執
事亦不出此矣慕用之深不覺僭越罪增惶恐

春序已杪伏惟靜履超勝自有日新之功矣欽仰靡
極此數日前哭小兒孫隨來者瘞之山側悲憐無涯
他兒方患痘瘡憂慮方深忽聞宋君尚敏走京投疏
橫挑大禍方此拱手俟命自惟受衷以生一生看
書所爲何事既以自媿又發一笑也竊惟我 孝宗
大王一惟明天理正人心是事是極豈料廿餘年來
天理晦而人心壞今乃入於禽獸之域而恬莫之異
中夜以思徒自渤溼也惟執事既爲士類宗主惟一
以斯道自任合聚同志之士講討洛建遺旨以明吾
心正吾身而隨其力量所及距詖行息邪說一以我

孝宗大王之道爲道而以啓廸於後人則如我者亦
且瞑目於地中矣鄙家疇錫亦可以奉助萬一幸不
棄而進而教之則父兄宗族並受不貲之賜矣不勝
千萬祈懇之至不無治命之事不能一一

別紙

崔生愼當日桁楊之下一以高允抗言雖以尹之虐
焰而亦不能取服厦卿則豈長時窮餓之餘氣息虛
脫不知言之出於口而然耶若是則尤可憐也崔生
固窮愈確尤可尚亦日愍其危急分以米斗則以余
之同是涸轍也固辭不肯受以吾有一日之長則雖
歎於遜悌之道而其不忘溝壑之義則凜乎其不可
犯矣又聞其主宰要就邑內教其子則又以禮無往
教拒之其視宋時館客則又加一等矣但其性氣如
是故觸處招拳殊可念也比見其文理甚進日望其
他事亦隨而進也

又己未八月

許仲玉嘗說某初不識狗尹之姦其罪當爲圍置矣
愚闇而笑之曰若然則使我獨當似乎寃矣今朝論
公平無有偏僻不均之嘆太平萬世可以指日而俟
矣吾儕今日只有窮理涵養修身俟死庶爲萬一自
贖追補之地耳未知見看何書晨夕作何工夫天假
以靜便田地閑暇歲月而吾乃怠惰放肆以負玉汝

之意則眞是罪中復有罪矣此外水土之善惡寢食之便否有不暇問而亦不須言也孫兒所得書昨者始承拜辭氣筆勢無一毫挫沮意思且無嗟勞語實仰明理養心之有素而又自慶猥被相期之不俗也罪人淫潦之餘泄利大作餘喘如絲然不敢自昧時時夜讀晝閱今了語類三之一其中朱先生極說窮理明心之不可不先以此益知仲玉之言爲有味也只當時徒喜其利口之敏給不思覆邦家之聖訓雖悔何及卽今一身之禍福有不可計者奈何奈何〇今日書札亦甚難事乙卯秋在蓬山聞懷德先塋被砍殆盡而其中宗人宋時中亦與焉愚呈書門族而使治之則互相推讓終不依施而宋平昌國龜圭張門事答書於愚多有囘互之意愚又答其書頗有諷意其書有橋山字蓋先山本名板橋山而自昔去板而只稱橋山故其書亦稱橋山又有征伐揖遜字蓋謂諸族之不治時中者以爲征伐不如揖遜也云云此則引用邵子詩以杯酒爲唐虞揖遜以棋局爲湯武征伐者也又有君子字矣今年監試後沃川韓李二擧子謂得其書於天安路上而間間割去文字存留橋山語以爲指斥　陵寢事又留征伐揖遜字又留君字而去子字以下似若蠹蝕者然而文成語說將與公州人同爲上變家弟聞之大驚亟使其所親

往韓李見其書則一如所聞矣此中孫兒欲知其書
現出源委以書問於龜姪奉昌則答以其叔之外孫
李洎是不吉人足爲此事者云云洎貴親也洎方
在文義數到其外家云其爲此人手段無疑矣或謂
其中稍黠者止之故姑爲趑趄然韓姓則昨到公州
張皇其說無所不至將不但已此有一層事所謂不
可知之神者今將至矣僉尊雖欲從之其可得乎然
亦安知一番人不推僉尊而同致之於一等地位耶
好笑此蓋嘗答金領相書有溫幸云云語驪子義濟
因鄙宗之往來吾家者竊録其書將爲上變而爲連
許所止而止矣今番合啓竟以此爲一大罪案愚則

以爲今事非獨洎之所爲想驪之父子已主張是矣
刀鋸鼎鑊一任渠輩之所爲而已奈何奈何惟其情
狀意態使人羞恐有脫誤矣世道如此愚則已矣竊願僉
尊於知舊處書札一切節約而雖或爲之其文字十
分審愼則庶乎免矣此紙即火之幸甚○黃帝陵史
記作喬山則弊宗之不以爲嫌而稱先山爲橋山者
實罪也然他書則凡帝王陵皆作喬山故今渠輩於
橋字刻去木旁實可笑也

又別紙

坤儀彌月之慶臣民方切吉祝矣其不幸之報想已
聞知矣上天不佑中外失望奈何奈何

又別紙　己未十二月

所諭朱子大全問目略成草本爲十許册矣幾盡爲
文谷相公徵取而去盖與其伯氏成川公商量頗留
意着實矣其留在者一册今附此便呈納幸賜裁教
以牖迷惑至祝至祝若承裁教則續當奉稟也扶安
金叅奉宅三隱居窮經屢因人求見此書愈靳而愈
不已不得已迭示若干篇因以求其訂還矣聞其人
今移淳昌未知與非所近遠如何或可取見而並賜
教答則尤幸尤幸且與金叅奉往復問答悉以見示
則爲賜極厚矣至望至望

示諭士人有從遊者昔西山謫道州朱先生與書云
客中得一二同志早晚講論想亦不覺度日也又曰
從遊之士日衆其中當有可晤語者爲況亦當不至
落莫今日事正亦類此況朝廷方以逆律治吾輩則
又異於西山之時而亦不無從遊者可見人心之難
誣矣抑天不欲全喪斯文以誘其衷耶早晚從歸之
願尤見其誠篤矣幸望力與導化俾有所立千萬幸
甚

承諭尋理四書詩書禮書夫天下道理聖賢訓辭豈
有外於此者於此而循環熟複理義日精操存日固
措之於事不期利而自無不利此平生所講於朱子

大全語類者如此故今以奉謁幸以此俯諭於從遊之士如何

崔生愼得見其書札則其文理甚進可喜可喜其所示韻語亦可觀愚以書戒之渠便答之以爲朱先生嘗以爲胡澹庵日與知識唱和往來無所不道秦檜亦不能掩捕而盡殺之蓋自有天也其不聽人言固可慮而其嘐嘐之志則亦可尚也此莫非執事洎季周之成就之恩歟歟歟歟歟歟

前書所諭綱目補缺此須待朱夫子復起然後可以着手矣先師文元公嘗疑漢明紀天竺事是闕文也比見澤堂所論則以闕文云云爲不然矣

又別紙

竊聞學徒甚盛眞所謂多士風動英才心化者也當此時節彼能不畏叛逆之科而挾冊敢來豈天意猶欲扶持一脉不使至於全喪耶第未知所以規繩者如何頃歲大學時則猶爲國制所拘今則必純於古矣曾承盛教以爲一番人全無師友淵源故都不以行義爲心矣前夏外孫權以疑來傳其父惟之說以爲一隊人猶有儒家貌樣時輩則全不知有此將不免有所向背則當知所從云渠是尹之門客而其言猶若是可見人心之難誣也以是益願執事者表率之不草草也

又 庚申六月

承書已久尚稽報謝無禮甚矣然想蒙諒察也今此生還實出望外感　恩罔極措躬無地今日事大小交慶而其憂無窮不敢隨衆以賀大拜也此外則尤不敢騰諸口角盖伊川先生自涪來歸而曰時雖變而其安敢變此義正若爲今日準備也並蒙恕諒則幸矣

又 辛酉五月

遽承下狀鐫戢無已德門久積仁善儲祥毓慶始發於今日以基　王家萬世之福中外交賀頌禱無窮此非可私之事者何有謙下之諭耶只地憂纔警旱乾此酷豈將留待　坤儀協和甘霆沛然滂沱耶萬一天心猶不悔禍則生民之憂曷有其極正以此時上下憂惴以冀天怒之弭焚黃之禮雖重豈宜暇及哉肝肺如焚敢發此言惶悚惶悚

又 辛酉五月

復書曾付朱生行矣未及登徹復此拜書病伏之中極慰瞻想趙此車馬歸休亟欲承誨於寂寞之濵而老病此極無計轉動但馳神爽而已竊惟　聖上御極羣賢滿朝不知天意有何所怒而降災此極耶人心崩迫若不保朝夕不審執事將何以爲計耶昨因辭免廩食略有所言矣或言退老之人雖係　聖學

之說亦不可屢進其言有理故卽皆删去今以別紙
之勤妄有論說執志之不堅如是矣第切於獻忠不
覺矢口伏想恕諒也

別紙

紫雲碑石磨文成已久而只緣諸生必欲得執事筆
遷延至今矣自執事墮傷諸生缺望議欲集同春遺
筆爲之同春在時常以集字爲不善蓋其不入行道
者或削或補大失其眞故也今以已不能言强爲其
平日所不欲者事甚未安矣嘗以金淮陽八分爲可
用矣今聞已用於國家典册則事體亦不尋常故昨
作其仲台書使問於渠蓋慮苦辭如文谷以致敗事
也又慮衆論之不咸也今承示諭有意於不虛前諸
極以爲幸第有所慮者執事以暑熱不卽下筆留時
越月又成差池則終成狼狽伏望日日下工從速訖
功如何且念諸生之意非必以執事之筆擬於鍾王
實以奔走風聲欲生輝於斯文雖於執事之意字有
不滿者亦且無改一筆寫盡然後庶有究竟之日矣
千萬切仰碑本還呈其誤處略加籤標耳

圖隱宗婦之還守家廟　聖意極好意謂無彼此無
不樂聞矣乃有意外之事此去權持憲所抵姨弟書
下覽則可知矣覽後轉示鄭叅奉纘輝仍責其處事
不密如何

又壬戌三月

姜吏來傳下書慰謝不容言朝暮待盡萬慮俱灰惟春來無食物情甚洶不知時事將何所届一念至此心膽若墜有言此漢不以凡百仰告於執事如晦翁之於張汪此不覺大笑晦翁萬理明盡經綸是其餘事若我愚昧自家一身亦且措置不得更有何策可以告人其人又謂經綸固是難事勸之使退以保晚節豈不是易易者耶此漢又謂既退之後更有何人勝於今日耶其人又謂古人只見其義之如何而已不謂後人之將不如我而依違也此漢更無以爲對未知此箇問答如何盖惟執事德望太重皆謂朝秉政而暮興國也亦既三年而畏益困瘁天益疾威時勢岌岌有加於前故責望都萃於一身理勢然也未知執事將如之何願聞成筭之所在也鄙意則以爲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惟竭力盡心一以底畏尊主爲心多置直諒士友以攻闕失憂勤如周公之坐以待朝獻言如陸宣之剴切百奏雖有疾病宿食內司夜中時或請對以勸帝學而論國政則雖無日益而月計則有餘矣切不敢因循苟度以失畏望也未知執事以爲如何也自餘所欲言者不敢一一

又壬戌四月

曾聞徃問黃衣僧人仰念僕馬之疲矣旋聞顧返不

費多日喜幸万深玆於褫中承拜墜翰遠認眷私無
容盡謝惟時勢人心日抵罔極王通所謂願君侯正
心以統天下則遍也受賜多矣者正不能無望於記
府也自餘只祝加護榮衛以慰具瞻

又 壬戌五月

下狀感戢紫雲碑復蒙訂示幸甚幸甚謹玆籤稟耳
惟是此事遷就太久是用深慮也旱虐至此想勤憂
苦不知何故如此也天災未嘗不由於民怨鄙家孽
從兄時燮有養子孝一冠名奎彬者迫於身役數日
前自縊而死其妻子亦將爲殍於清州又昨者幾死
於大載之南士來說縱不能雪寃彼蒙朝家之推奬
忽痛尤切云云切恐此等亦足以感傷和氣也荷相
與之深有此傾倒切勿以語人也恐有截頭穴胸之
禍也○所謂幾死者卽河西先生外曾孫李實之也
載以爲此南士之主論者使之移囚而着枷驅逐於
馬前顚頓蹲仆則又以大杖擊之殘喘僅僅於所到
則又酷施刑訊其得不死者實是天幸也又士之被
杖而死者亦有之朱子嘗曰爲政者惑於報應之說
寬免殺人者而不哀見殺者之可哀也今日事無乃
近之耶然義理無窮今日所處必有其說若蒙開牖
則幸甚○此說李君前月委來面言之嗚咽不成聲
矣若是塗聽何敢妄溷耶

又壬戌七月

樞皃下來授傳下書驚喜之餘甚慶體履之崇毖也
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固大聖人遺訓則在執事自道
之心安得不然然而後不可憂也者亦幾吳將臣之
忠言也此在高誼恐不可輕言也紫雲碑文竊見輿
議誠欲藉衡岱之重以賁斯文而久未蒙濡筆幸乞
疾速見副如何諸生嚴不敢煩控欲令此漢奉紹故
敢請耳

別紙

金將軍廟碑第一行當如來示以有　明朝鮮國
詔贈遼東伯金將軍廟碑書之矣若連書　本國行
贈則與　詔贈相混而難別如必欲有別則當云
皇明詔贈遼東伯其下書　朝鮮國某官贈某官云
云似宜如此則名分嚴正矣然似不若前稱尤尊嚴
矣將軍雖非官職而當時詔書累稱將軍今何敢不
以此書也千萬無疑矣

又壬戌七月

撫存死生殆於月一至矣感悚之私曷勝仰喻紫雲
碑本倘蒙終賜光賁無太遽延則斯文幸甚竊有所
稟時烈歸依丘墓朝夕瞻拜至於朔望則率子孫焚
香以叅下一款曾未有稽則不無義起之嫌故尋常
不安也昨者賤姪孫曾爲堤川衙眷者來言曾見執

事於院西堂下有此私喜所行不至悖義乖禮雖於古未有亦不害爲從衆之義矣然古有行之者則尤不爲無徵不信之歸如蒙開示出處則尤幸尤幸天時尚熱伏祝爲時加重以慰瞻仰

又壬戌九月

遞兆之罪追思骨寒故不敢作書以重不懲之咎蒙此垂書追報七月所懇此雖世道所關實係私事不賜譴責而曲示印可之意渾家榮感罔知所報也時事不幸變告又上云不知將如何了當也憂慮憂慮竊聞比來專意臨池事豈不聞程子嘗見善書者知道否之訓乎況茲　國勢危急之秋固當汲汲遑遑萬一於扶持而顧乃閉閣下簾用力於一小技何也季周嘗言某台昔爲名臣今爲名儒今愚足其說曰某台今日三變而爲名筆也好笑太僕兄事終荷留念豈但爲一家之幸而已疾勢沈痼委枕倩草皇恐皇恐

又壬戌十月

擁衾山村意思無聊忽拜崇札頓忘沉痾所在且茲別紙不覺使人發一大笑也大臣進退係此幺麼一書生則未知輕重何如也然若以賤身之入爲執事之出則摩放之外亦何所愛乎第恐德人或爲蘇張之術也極好笑○昔東萊先生在京勸朱先生上來

日既至之後有所未安則去就在我矣朱先生信之既入而求退則東萊又留之曰既至而求去無謂矣故朱先生有德人蘇張之術之云

又別紙　壬戌　十月

七十致仕人臣之大防也朱子於六十九戊午盡具文字及人事諸物預送京師於翌年己未正月輒即投進其不可一刻緩也如此賤臣之乙卯丙辰即朱子之戊午己未也當時謫在海上此事蹉跌及至去年春始投引年之章而未蒙　允許以至今年　召命屢下則自咎以爲此不能於當時力請出場之致雖以　聖德言之如此强迫亦非古聖人安息老物之意今日之來切欲於榻前反復陳乞期於得請而歸矣忽又蒼黃去國初計差池仍且　睿眷隆重留行此極狼狽抑塞誠不能自得也見方治疏冒死以請而未保其必蒙　聽許伏望執事爲投一劄以贊　從則賤臣者無復所嫌或因留此地或以慶節入參賀班或於江亭道峰水落諸處與和叔諸友相會講學優游自在無遠　天室則於執事經綸之業亦豈無一分密贊之益哉不然則徘徊近圻以圖進用之謗在所難免勢將因遂南歸至於華陽而後止矣　聖恩雖不可孤而匹夫之志亦自難奪更乞執事諒之

又壬戌十一月

才得京裏少輩書略聞初三日筵席所陳令人氣湧如山不覺以憤辭答去似不免情外訶叱然一心以爲傳說或未得其眞矣茲拜下狀爽然自失以爲平生見知之深未宜如執事而今乃大不相知如此慚愧振渥殆於流汗沾衣也此十許日鞍轡之餘寒疾大作方此塞竇擁衾因此溘然則壽藏只在眼前事甚便捷而如或不然則從此狂奔遠去恐不得更追後塵也惟冀爲國珍愛以副下誡

別紙

晦翁云一夫之進退關風俗之盛衰如此麾麾之賤雖不足言而顧使一夫所守終不得遂則執事非但誤此賤蹤亦於世道恐未能深計也頃聞天得相爲我謀者甚好意謂必得所願遂爲久計於此而亦將於陽復日入叅賀班仍於初吉依禮　起居因獲從容於諸公賓客之後得罄愚衷或補萬一則庶不虛爲此來矣今既如此悵然失圖決意南歸奴僕土宇等役一併停罷然則執事所以留之者適所以逐之也執事聞之想亦不能無一毫之悔端矣大抵　聖上既以賤臣爲飾讓矯情而不許則賤臣者已羞愧欲死而相親如執事今又如此則其爲矯飾著矣雖假辭於子貢何以自解此後則雖挽以千牛終不可

留矣將與執事生死辭矣今雖永歸亦不無所欲言者而不可形諸紙筆亦將緘封於骨髓而歸矣何勝咄歎也○日者聞崔愼疏有益盡誠禮之語愚咄嗟以爲吾之不敢進豈以誠禮未盡而然也且今日之誠禮既已極矣復何加焉尋常以此益增愧懼矣今聞執事亦如其說云彼不足責而執事之如此豈非意慮之外耶伏歎伏歎

又別紙 癸亥

此漢老入脩門極非所宜而竟不免焉者 上意一向敦迫不至則不止一也 孝廟世室事二也面乞休致三也今世室之議已定而休致一事尚未出場

初心暗昧常懷慚靦然身若稍可支吾則亦可淹延數月以副 恩眷之萬一而今則疾病如許朝夕難恃若復因循以至奄忽則生愧死恧身各都喪以此蘊結頓添一病雖在今日尙遂所志則庶幾心神惺然尋得一線生路矣今又早起具劄遲明呈進倘於今日 賜對之時一言贊助俾蒙 矜許不勝幸甚昨夕領相來訪面陳此意則殊有印可之意矣並此陳白

漕運取便事民之情願如此故敢以告達而其時亦知其難行矣蓋以公州言之則東邊之人極以遠輸牙山爲苦吏輩及牙山稅場之人例爲防納而倍徵

於東邊東邊又不能堪昔者屢訴於籌司請使西邊
輸於牙山東邊輸於恩津則吏輩及牙山稅場之人
汲汲行賂於籌司胥吏必至防塞今日事體何獨不
然也以是知其必不行也若以賃船爲諉則有不然
者雖納於恩津恩津豈不可爲官漕而必爲賃船乎
今雖有詢問之舉民情必被阻隔矣可歎可歎布式
升五升爲六升而減二匹爲一匹則於民豈不利便
然此非利於公者非久還必變通升數歲升而一匹
還爲二匹矣如此則民益困於升細之二匹矣其欲
大同之加七斗米而改六升布者其勢亦然前頭七
斗則必至還減而六升則漸至於七八升矣此則已
驗之前事也若如當初事目米五斗捧五升一匹則
既不失信於民而公私兩便矣何故必加二斗米而
升木之升數乎胥輩之必欲升六升無異於庶人之
欲守五升矣五升木麤甚不足衣寒之諭有不然者
自密織之行關守令之致察甚矣其密織者例爲胥
輩所換易安得不麤乎且方今奢侈已極雖八九升
布下輩其肯衣之耶此則非所慮也大抵　祖宗已
有定制而皆變於吏胥之手今有欲爲復舊之說則
吏胥以爲不利於已而洶洶嘵嘵爭爲防塞之說而
爲官者亦爲所眩雖甚害於民者亦不暇恤甚可歎
也渠輩之言曰京民亦民也何可偏厚於鄉民夫京

畏雖或有不利其美衣美食則自若也其視鄉畏之憔悴於虐政者何如哉渠之如此固無足惟士夫之有識者亦不能不動而或反爲之助其聲勢每誦栗谷南冥我國亡於胥吏之言未嘗不慨然也且今士夫開口便稱士論自古士論無如孟子朱子而孟子論得畏之道曰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朱子則每以慰畏心杜姦利爲說今之說者何其與此相反也執事以盛德重望身當大任伏乞一以孟朱之心爲心模範搢紳惠鮮生畏則國家幸甚

又癸亥

示諭備悉火色日熾將必殺其人而後已此豈小事第有一說鄙家少輩每以倡說越海招寇放火　宮城至形疏章者得保腰領而獨於今日爲此議論欲誅有功之人爲不平於心此議未知如何今日諸臺處略以此警欬則或可覺悟否吾若發一言則固知不容而去矣然彼若終不得保則有不暇計矣蓋師承之義有不得不然者矣

又

昨蒙臨辱感嘆無已救光云云略已奉稟而未罄其說矣此事從頭言之則翊戴初不告柳以逆而只曰殊常云云則今日坐戴以誣告則當矣而坐以逆律則恐或過濫也因此而延及光南漸加層節將至於

罔加盖光南其罪當死則雖是師門之人何敢請緩
王法哉今以不當死之罪而將入於死勢將略陳曲
折以冀一分之益而禍福毀譽有不可計矣然竊念
兒板云云果出於執事則何不爲一言半辭以解輿
聽之惑耶方構一疏疏成則敢不取正因是而衆矢
叢集則春江一棹正非惡事然切不可先洩以致紛
紛而害事也

又 癸亥五月

問書承慰無已身在廬山不識真面目暫得出郭略
聞時議豈料無狀得罪之至此耶然今茲脫出豈非
得其力耶惟是承宣來相守累日終若不去或有餘
事當學尹子仁近規耳第孤 恩罔上之罪傾河難
洗只增隕越也

又 癸亥五月

江上清風可以抖擻精神只終南之齊不以此而有
損也即拜下狀稍以爲慰第惟其譽其咎何間於在
彼在此而有是教也似非大君子大公無我之心也
此漢則已忘言耳惟冀勿以小嫌舍與人同憂之憂
也竊聞以執事之入又以爲此漢之罪可懼可懼餘
適病不成狀伏乞恕諒焉惶悚惶悚

又 癸亥十月

國事如此駭憂罔届茲承下書知有乞免之章惘然

失圖益不知所喻未知將使稅駕於何地苦苦苦
老僕尚今不死亦一恠事百萬生靈方在漏船上吾
儕何時暴落飢蛟涎也所諭祭祧受胙下史之說是
矣若如李說則時祭亦不敢行矣既曰時祭而落此
一節似無其義矣且與未祧位並享則其說益不通
矣鄙見如此更以問於和叔也雲舉方來山館將叩
之矣餘祝亟出袖手以慰具瞻○紫雲事可喜曹友
若來敢不悉心商度即聞興龍碑閣災天何以勸人
臣之忠乎可傷可傷

又 甲子八月

酒食 恩例猥蒙周旋極荷眷私第有辭少受多之
嫌故因答驪陽書略露腎腸冀以轉達矣未知果然
否茲者故元統制曾孫舜格再來示以統制録勳
教書而以此漢所撰露梁碑所謂軍敗走死等語寃
訟甚切當初陋撰悉本於澤堂所記而白沙承 命
所撰亦曰代斷血指則與教書不翅逕庭蓋撰露碑
也亦奉 孝廟明命而實執事先發之也考覈必詳
故曾語以詣門請命矣今以下教來傳而未詳盛意
所在伏未知如何則可以解彼之寃而亦不戾於二
老之文耶精神昏耄莫知攸處更爲明教切仰

又 甲子九月

孫兒歸傳下賜書極慰慕用之私第審有移疾釋負

之意夫難進易退古之君子無不如是而惟國有大患則亦無不黽勉於其間觀於聱翁之浙東可見矣今日凶荒之不可措手正成弊末終若就閑獨使聖上憂勞恐非大君子忠愛之心未知去就終出于何竊不勝區區之私敢此仰質耳近事止泊無期此道疏議方以血誠挽住果能見聽則何幸何幸惜乎洋中諸人爲鼷鼠發千勻也病伏垂死復有此撓命也奈何餘祝上爲　宗國倍加保重

又甲子十月

歲暮戀德實倍常時今見酷似人又拜墜翰奉讀以還怳如入薰室而聽蘭言矣此漢比來絶無事唯喫謗如飴自謂大力量而力止儒疏自謂大事業也伏想聞此發一大笑也叔平文字依命修還此公盡忘恩讐閑臥泉臺其視危世遑遑者必加矜憐也

又甲子十二月

今番晚入夕出猶以爲遲在父母國何如是急急也只恨所遭之畸也跧伏深谷與死爲隣忽拜垂書如奉德容何慰如之入城時相接只面目而已不得片言半辭而於記府此猶不得焉倘從此填壑則將不免永阻顏範雖欲不愴歎不可得也　聖候承示巨踊惟記府失適甚可念然天若祚宋非久必復常節以是爲恃耳

又 乙丑正月

伏惟靜攝中起居珍衛贊頌區區人謂語言略有碍澁云此未妨也宗人宋奎淵殆於不可了者二十年而至今肌膚充然能任吏役矣第聞巾櫛闕位欲求其代云正不得已也然竊有私祝於心以爲何處天生醜女如忠武侯所得也此言雖戲寓規則深矣時烈昨聞南嚇將至据晦翁說則有嚇則孔聖亦走矣勢將懷抱晦翁栗谷書深入巖穴間或免焚坑之禍矣遠想疇孫被逐無乘彷徨獄門之狀不勝愍然然誰使渠獻書登第也比數日來略觀儒者恟恟不然則徘徊觀望而一番人則蹻蹻然如上青天足供歎

又 別紙 乙丑三月

昔年承教且有滄江趙丈之託故即成一篇文字以呈趙丈答以事該而實且曰將付主人而去所謂主人即申君曼倩也非久曼倩不淑於染癘問諸其家而不得矣昨者入處巴溪夜靜無人偶有感觸呼燭追記大略則不失前作之意小瑣曲折多所遺忘故敢以奉納幸賜刪補而還投之如何

又 丙寅正月

三陽回泰伏惟茂膺洪休體履清健攢頌之私靡日

不勤疵賤之齒居然八旬其間所積于身者無非罪戾難贖者悔懼咋指徒有無及之歎兼且世道罔極耳聞目見摠是可驚可愕之事實欲速死無聰也姜吏墓表竟抵于成孰非德義所洎哉此雖細微有關世教畢公之能勤小物復見於今矣何幸何幸自餘口呼氣短不能究宣總希默會

又 丙寅十一月

節過閉關臘寒將至伏惟端居靜便之中燮理中州外敵退聽區區贊頌不能自已此漢移寓春兄墓南掃剔舊日泉石泠瀧可聽而病不得閑弄潺湲始者不如今自憐奈何今有可憂可慮者因燕院事論議日沸不免以別紙仰稟俯賜回教切仰切仰竊聞賤孫猥忝南床老心憂懼殆於寢食之廢也切望亟垂矜保之惠明示脫出之路如何千萬千萬自餘只祝倍加保重以慰中外之望

別紙

同春懷院位次殊甚未安朱子嘗以爲兩程之道大於濂溪而及其院享於南康等處則乃以兩程爲配位於濂溪者以師弟之義至嚴也畏生於三事之如一則豈不如天尊地卑之大倫大法耶南軒所見則與朱子少異而猶不敢並列以濂溪位東序兩程位西序其意亦可見矣當懷院之議享也吾有所言則

黃生以爲家禮祠堂之制父子並列此胡爲不可惜乎其不能闕於所不知而妄論如此也夫家禮之父子並列豈朱子之所得已哉時王之制不敢不從也夫父不抱子而父子不同席禮之大經也父者子之天也其尊無對不敢比並故聖人制爲昭穆之禮父昭則子穆父穆則子昭其義可謂嚴矣夫昭穆之廢而不行後世之末失也朱子所嘗慨然者故嘗獻議於朝欲俟囘恐愧復中原而制作禮樂之時復行昭穆之禮然則其不以父子並列爲禮者昭然矣以故於院享則遂爲正與配之制以奉師弟蓋以院享不係於國制而可以得正其義也然則父子並列之制是朱子不以爲是而欲改之者也師弟正配之禮是朱子以理制義不易之道也設使朱子以祠堂之制爲得禮之正者然祠堂自祠堂書院自書院則各從其儀可也何敢强引祠堂將改之俗制而亂書院不易之正義乎愚常以爲以朱子尊程子之道尊同春是乃尊之之至也尊之以非禮而曰同春之心能安於此者豈不是待同春之太薄乎且懷院事非惟於老先生爲未安同春自幼少時受業於竹窻李先生相視實如父子故於竹窻碑碣自稱以門人而今乃處同春於正位使之俯臨竹窻於配位非惟同春之不敢安傍觀者孰不寒心哉聖人論季氏之僭而先儒

釋之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爲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又曰心雖無窮分則有限今乃蔽於尊師之義而反陷於逆理之歸豈不惜哉因是而燕岐則又處同春於老先生之右夫並列之諺猶可以諉之於家禮矣至於倒置之悖則將諉之於何書也或謂老先生於懷院與文翼公諸賢同享則同春何可配於文翼諸賢乎此甚不思之言也今有人其父與多人同列而坐則其子以爲非吾父之所專而坐於其下耶其子避於別行則人以爲爲諸人避之耶爲其父避之耶此不難知也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況所差不止毫釐則其末流之悖謬何可言也今懷儒或謂院位之定

實出於驪陽云未知信否如有一毫苗脉則豈可不亟反而速改之哉曾欲以此仰稟於驪陽矣兒少輩以爲同春門下諸公聞此論議已有不平之意不可更益其紛紛鄙意不能無動而止矣昨自連山有兩紙說話前後疊至其勢似不但已故亟作此仰質幸與驪陽商量而見教如何○昔年張學等並享旅軒於圃隱以致士論乖爭同春歎曰旅軒之心豈不大不安乎夫圃旅非師弟而同春猶且如此今日之自不安於心當如何也黃生欽尊其身而不能安其心不亦異乎坡山書院父子聯坐是不敢知也黃山書院沙溪與栗谷並享然此則隔一位而坐與懷院之

接滕有間矣昔年黃山事有變通之議而湖南之論以爲愼齋時不爲變通今難猝改云故終不敢動殊可歎也今懷院事雖不可遽降同春於配位而從南軒之制使放昭穆貌揉則似便未知如何然則竹窻以下則當享於別祠矣幸加詳議也又惟疊設之不許既有 先王成命日者公燕冒請而該曹不聽不聽則斯可已矣復以蹊逕而得請苟且甚矣遂至於燕有位次之悖公有妄作之舉貽笑四方燕則只是本朝先賢而公則乃奉安朱子處也其雜亂於享禮如此其爲未安之甚如何如何昔年洪錫甫欲享程朱於龍潭某人欲享老先生於鐵原愚極力止之而

洪不聽矣其後卒有難言之事洪聞之曰李文靖眞聖人也且有大可憂者一自驪姦攻斥朱子舉世風靡朱子論議多所擺脫如南康之議不行於諸院亦其一事也此豈非大可憂者耶

又 丁卯七月

屯台始爲士類所推終困於肺腑疑謗然尚爲 國家士類之輕重夫何年未衰而遽屈遐筭使公私無復恃賴耶且念半歲之內再見 國舅之喪亡天意所在有不可知斯不暇哭吾私也因念執事久處醫藥間若因慟毒不覺眞元之傷損則非小事也朱子每於柱石大臣祝其爲兩宮保重此非備禮例談此

實由中情願也玆令孫兒以此進勉也

又丁卯十二月

慕用之私何嘗少已尤可念者至慟內鑠體常不寧而士類之戹方殷天意或有所難諶也玆者伏蒙專人以書撫存仍審昔疾今愈區區賤忱慰幸何極天其或者悔禍於今日耶此老而不死徒爲亂俗之人宜受聖人之叩脛矣然竊不自遜私語於心以爲如無此漢則朱子於東方不得爲亞聖而驪凶爲真儒洪打豕爲天下義主而權金三學士爲傷勇之人矣栗翁終不得爲吾道正脉而柳櫻有阜之輩爲正論之士矣執事聞之想發一大笑以爲此狂奴故態也

歲序遒盡只祝倍加保重以慰士類之望

又戊辰正月

今年周甲宜有慶問悲擾未果下書先至仍審家有大事俯以告語此古人朋友義情也鄙劣而蒙此感幸交至第有朝不謀夕之諭深用懆懆惟以當此時節閑居頤養觀之則盛運方亨矣寧有他虞哉此宿病新添生意索然追思舊愆而不拾其警誨哉同首莊然殆不能自喻於心也因念人家遷葬鮮有無災者蓋緣驚動先靈如朱先生所言也惟還反先兆似是先靈之所安故多吉而少凶今玆所卜恐甚合宜昔有李奉胄者忠甲之祖

也當時號謂神人先師文元公初葬鎮岑也引過其
前顧謂家人曰盛矣然此爺大有福德非久當由此
路而返矣果如其言遷奉於先塋其後昆大蒙休
祥今日大事敢以是而稱願焉伏祝必誠必愼以永
福履於無窮耳

又 戊辰八月

自料餘日無多每謂此生不復承顏接話如昔日也
忽於李君行承拜惠書仍細叩起居調攝之詳既喜
且慮誠難雙並也副本從容諄複義精理明陸宣公
奏議無以過也靜裏苟無看書養性之功何以與此
三復敬嘆不能自已也曾聞憲府多官因此老而不

死者一並讁罷心甚慙皇卽治短疏以謝被讁諸公
因以爲旣入文字則今事何忍全然放過此非晦翁
對南軒出涕之義也略略挿入付小曾以去或有以
書預憂而逆之者終乃有奪而還之者何其與慶元
天山事相符耶雖不敢僭擬而亦有不慊於心者竊
有再遣之意旋聞憲官已蒙　原赦又聞嶺外多士
聞坡尼風聲相應而起退牛訟辨疏不日而起此又
似甲乙間事今人隕穫不敢有他念方此塞實待至
矣自笑以爲稼米此身雖居下流胡乃衆惡之歸至
於如此耶然晦翁以此爲暮年光華抑無乃造物者
憐我困窮以此餉之耶恨不得奉詑於座下也

又 戊辰十月

小孫疾病雖痼年齡方壯或冀其萬一回蘇竟至棄我而去痛苦摧裂誠不如無生伏蒙尊慈俯賜慰問懇惻令人感泣不知所喻孫兒受氣清明且有儁才尤不忍其埋沒冒請敷語哀挽欲以覆詔其遺孩想蒙矜許矣賤疾危苦朝夕待盡八十年可謂虛拋矣可歎亦可哀也

又 戊辰十二月

行到慶安微聞令事及渡清漢所聞益駭然不敢空負初心望哭 廠衛於野次即尋歸路略滯於路傍山寺蓋緣小孫窆事在再明也徘徊近畿是鐫等急持之一事方此躑躅不安矣此時忽蒙耑書下問哀感之至無以名言靈芝沈詩之詠想像悽黯今日情事不翅當日惟願加重以幸斯世○觀此嶺紙則可知其氣勢此唱彼和首尾一身可怕可怕心經序劄之進幾年於茲而今始發作眞所謂反遲禍大者也

尤菴先生文集卷五十一